

傳 奇 怪 人 戴 笠 的 真 面 貌

● 徐 文 衍

精於化粧變幻莫測

傳 奇 怪 人 戴 笠 的 真 面 貌

現代傳奇人物中國情報工作創始人戴笠蓋棺已近一甲子，其功過是非及歷史評價，正如反對戴最力的所謂「七君子」之一的章士釗所說「譽滿天下、謗滿天下」，迄無「定論」，所以撰寫戴笠史蹟的人，很難有周詳而完備的篇章。因戴一生負責的機構甚多，經管的事務隱秘而又複雜。其佈建的工作路線與所經營的人際關係，連他的主任秘書毛人鳳、機要秘書潘其武、人事處長龔仙舫都不大瞭解。加上他又很少公開露面，遂致對戴笠的「神秘」早已繪聲繪影，大有神龍見首不見尾之態勢。

抗戰勝利那年十月，蔣委員長在上海茶點招待（上海市府承辦）二五〇位當地士紳；地點在法租界台拉斯脫路一六〇號巨宅大廳，此宅係鴉片大王盛老三盛文頤的（清臣盛宣懷之子）宅第。以逆產沒收後交軍統局作高級招待所，來華助戰的美國盟軍參謀長魏德邁勝利後在宅內住了十個月後回美，當時的管理員是我。當天正午左右侍衛室先遣人員及一群新聞記者們已來到門房，接著不久戴笠身著戎裝到達。先遣人員請示說：來賓的車子可否進入院內？記者們何時可進會場？戴答：來賓車子一律停在馬路邊。座車通過後，記者可魚貫入場。說完戴要我上車陪他去巡察會場內外的部署。又去後門看了看，覺得很滿意。並說：座車可從後門離去。囑立即佈崗，說完後戴即從後門出去，返回台拉斯脫路八十七號自宅休息。那裡的管理員是于鈞群，來台後曾任職刑警總隊。未幾上海市長錢大鈞也來看會場，車子被先

遣人員阻在門外。二時左右，戴笠換穿西裝又到會場，車子直馳入宅內。記者們群相責問：此車為什麼可以進去？我回答說：「那是戴先生！」記者們說我騙人，指戴笠穿軍裝進去根本未出來過！我說等會你們自己看罷。到了下午三時正，記者看到戴笠西裝畢挺的跟在蔣介石後面時，都說「戴笠真的精於化粧術」，其實天曉得！但由記者們親眼看起來，他「忽而軍裝，忽而西服」，真的非常神奇。這一次是無心的巧合，還是刻意的傑作，我一直也想不透。我曾經追隨戴笠有三進三出的紀錄，時間長達六年多。可說對他相當了解，此處只記述吉光片羽，以稍窺他的真面貌。

沈醉著書以訛傳訛

滿臉大麻子的沈醉，照說不宜當「特

「工」。戴笠非但用了他，還交付了很多要務，由沈遂件完成，進而引為心腹，廿八歲就當上少將軍統局總務處長。可是沈某陷其後變節，在勞改營十年，為了苟活，除志恩負責的檢舉軍統潛伏留在大陸的組織外，還寫了很多文章扭曲事實及貶抑戴笠。我只閱過沈某所寫《戴笠其人》及《我的特務生涯》兩書，寫得語無倫次，錯誤百出。

先提件有趣話題：「沈醉在長篇連載《戰犯改造所見聞》為台灣版說幾句話稱：我的所見所作，絕無虛構編造，當然自由地區讀者是『無從置疑』的！」但沈醉卻未指出此一改造所的地址，那就由我來補充吧。是重慶市郊磁器口楊家山的「白公館」，即昔日軍統政治犯的集中營，是由沈醉監造的。而中共當權後把沈某囚於斯地，可能是刻意安排。一九四九年底，沈醉原已在昆明機場候機飛台，不料龍雲把他扣留交給中共作為獻禮。

沈醉的另一著作《我的特務生涯》中所述：南京雞鵝巷五十三號，乃戴笠公開的住所及同志們對外聯絡的通訊處。任何軍統局的同志絕不可能記錯。而沈某竟寫為三十五號。顯見執筆時身心已飽受折磨

，神志不清。該書一四一頁又記「到火車站去接父母妻子」。那時重慶那裡來的火車？再如與戴笠同機罹難的人事處長龔新舫是沈醉的小同鄉。卻在書中一再被寫成龔新舫。該書一四九頁「沈醉是我大哥」，但到了七十二頁又寫成：「由我介紹到上海工作的二哥沈默」。書的第一五二頁：「為了討好胡蝶，在楊家山蓋別墅。」錯啦！建在重慶市內浮圖關的神仙洞，為軍統通訊總台基地，係禁區。平常人進不去，不過胡蝶夫婦初來重慶的時候確在楊家山公館住過一段日子，但未到過神仙洞。台北《新新聞》周刊一九九八年某期載楊家山的戴公館已列為觀光點，從照片看十分簡陋，可見戴笠的生活樸實無華。沈書一六二頁：「他突然把送到嘴邊牛奶杯『通！』的一下墩在桌上。」難道身為總務處長的沈醉不知戴笠不喝茶、咖啡、牛奶，不吃醬油、味精？早上只喝兩碗稀飯。戴笠更不喜歡照相，我曾經把各類書刊登載戴笠的照片搜集累計，只有二十張，這可能是他畢生的寫「照」。

沈著謬誤不勝枚舉

沈著《戴笠其人》一書第二十七頁：

「他每天早、中、晚都要洗鼻子」，這話誇大其詞。戴笠每晨只洗一次鼻子，耗時約廿分鐘。用一種特製T型長虹吸管抽出鼻子裡的膿痰。能敢為他洗鼻子的人，有副官賈金南、醫師戴夏民、護士葉霞翟、股長陳煥文及女明星徐來。徐來常隨戴笠旅行，他每次去上海也必在徐家住宿。除賈金南外，其餘四人因不住戴公館裡，偶而他洗洗鼻子，大部分時間都由賈二人在做。白天，在工作中的戴笠，如果鼻有濃痰，只好擤在隨身攜帶的白色手帕上，交給警衛帶回家由洗衣工清洗。其實西安事變時，戴笠曾遭囚禁十多天，洗鼻子的活還不是免了嗎？鼻子可以少洗，但戴笠確有每天洗三次澡，換兩次床單的習慣，而且衣襪手帕都要燙燙過才用。遇到巡察的地方沒有電力，洗衣工何肇義（同機罹難）須要帶著木炭的、酒精的熨斗。沈書一五二頁：「戴笠每晨最愛看《新華日報》」一句，顯在討好中共，戴笠平時很少看報紙，遇特殊新聞才臨時買份來看。汪精衛在河內發表媚日聲明後，戴笠選派精通武術、射擊精確的唐英杰、陳步雲、陳邦國等六人去河內「制裁」汪某，沈書只寫出三人，未寫完全，證明沈某未聞其事

；另三人為張逢義、余鑑聲及王魯翹。案發後次日余鑑聲遭越南巡捕逮去，王魯翹脫身返回上海，因不知上海區長已投靠敵偽，王魯翹被捕，交日本憲兵收押後，戴笠透過關係促法國將王魯翹引渡河內，以免遭到殺害。抗戰勝利後，余、王均獲開釋回到重慶。陳步雲化名徐誠，潛伏天津鐵路當段長，一九七六年為中共公開殺害。這些英雄事蹟，沈均略而不寫，顯然別有居心。書內又說戴笠連洗澡都要帶手槍入浴室！沈看到了嗎？手槍受得了濕氣嗎？戴笠有一支白玉柄的小型手槍，偶而放在胸前口袋裡，是張學良送給他的。書裡又說戴笠的座車司機馬伏堯（應為馬福才對）因走私而在衡陽槍決，沈醉是馬福堯的直屬主管，竟不清楚案情，令人浩嘆！馬福堯因從金華，用回程卡車買了很多未稅貨品，在衡陽不但拒絕憲兵路檢，還和憲兵發生衝突，又暴露身分。回渝後經審判死刑，報准後在重慶市兩路口山邊公開槍決的。沈書一二二頁：「他時常用雞毛撻子把他二十多年的副官賈金南打得口吐鮮血。」這不是事實，在戴公館裡根本看不到雞毛撻、痰盂、煙灰缸。戴笠認為這些都是髒東西，不准置放，既未置放，

何能用來打人。戴笠打人只有一次，是在雞鵝巷時，有人洩露秘本（姑隱其名），被戴痛打，經老太太攔阻始罷手，挨打的人不是賈金南，另有其人。再如毛人鳳和向新結婚，戴笠曾親自道賀送禮一事更非事實。當天上午毛人鳳拿了一份報告送給賈金南，要他午後拿給戴批。直到下午三時都無消息，毛人鳳從禮堂打電話問賈。賈說：還沒有批！毛催賈去問一下。賈硬著頭皮走進辦公室問戴笠看到毛的報告沒有？戴笠生氣的說：「知道啦，真噁嘛！」毛的報告，戴能批嗎？毛家中有老婆，再結婚是不合法的，更是禁忌。沈書二九頁：「毛權跟戴長得一模一樣，為他作替身。」這話是編造的。毛權在戴公館一年多點，便回家了。如果作替身，應形影不離才是。沈書一五二頁：「阮清源勝利後把顧復生（中共游擊隊）人民武裝抗日部隊，配合熊劍東稅警團包圍殺害。」這段話顯在討好中共。如真有其事，也和阮清源無關，因為當時我是阮部「東平部隊」的參謀兼諜報隊長。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阮部從蕭山渡錢塘江到閩行登岸後，徒步行軍到上海楓林橋泰康餅乾廠紮營，日軍還為我們作警衛呢。阮指部只有兩百人

左右，（原撥給的兩個加強團。在蕭山起程已歸建忠救軍）。過了不久，很多士兵請假回家，又派了五六十人到法租界看管漢奸家屬的財產。我們幹部二人一組，每天騎自行車查勤。其餘的人都是內勤，那能作戰呢！

迷信缺水化名帶水

戴笠身為情報首腦，向以科學的方法辦案，然而他卻是位相當迷信的人，在他未發跡前流落寧波。他的母親去找他，母子在寧波關帝廟相遇。戴母對他說：「剛才為你算了命，說你五行缺水。」戴說：「早就知道，如何改運。回家與柴鹿鳴研究！」（柴後擔任我的股長，工作之餘，偶而會聊這段往事）。後來他們終於在《太平御覽》第四〇六卷找到靈感：「：卿乘車來，我戴笠，他日相逢下車揖。」於是把譜名戴春風改名「戴笠」號雨農，後來果然順利的考取黃埔軍校六期。從事情報工作後，連化名都帶水邊，如：江漢清，汪淼，涂清波等，但也有例外。如「余儂」化名，知者極少。巧的是毛人鳳也很迷信，毛自認五行缺「火」。故用「以炎」為化名。漢口有個「人之初」瞎子命相館

中相當有名。某日，賈金南和戴善斌拿戴笠的八字去批命，斷曰：「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五行缺水，將厄於火」。及至戴笠墜機身故，火窟喪生，部屬們為他守靈時，賈金南說起這段往事，都不勝唏噓，誠天命乎？！

戴笠三十餘歲，原配故世，孤家寡人，平添了拈花惹草的機率。所接觸過的女人中，我認識將近二十人，其中有：貴夫人、明星、寡婦、名門閨秀。有些甚而以「主婦」的姿態對待戴身邊的僚屬，令人啼笑皆非。賈金南曾為之分類曰：有主動送上門的，有找靠山的，有為丈夫謀好官位而奉獻的，有的為其工作內線，有的受其利用而蒐集情報的，有的想嫁他，有的想靠他在銀行裡借到錢，五花八門，形形色色。但是，他和女人廝混，有個特性，就是從不留女人過夜，在子夜前吃過宵夜分手，各自東西。這是戴笠唯一的休閒活動。不過戴笠有個好習慣，即在女人來臨前，一定把辦公桌的公文全部批完送出來。我們這一群人中，王魯翹最會利用這個機會，他常把借條塞進卷宗裡，無往不利，因借的次數多，欠款也多，主計主任徐人驥對戴說：王魯翹的借支一輩子也扣還

不清，以後少批。戴笠竟說那把他過去的借條一律用特別費銷掉好啦。樂得王魯翹合不攏嘴。

曾家岩公館的真相

抗戰時，戴笠在重慶的公開住所是曾家岩二十五號，後改為中山路一四五號。軍統人員稱之為「甲室」。連戴共住了二十六人。是一幢三層樓房，傍嘉陵江岸而築，相當隱祕，從馬路上只看到屋頂，私下我們都慣稱戴笠為老闆，他住二樓，辦公室連臥室、化妝室，客廳兼餐廳。兩個小客房，專為胡宗南，胡靖安準備的。還有警衛室及廚房。三樓為女傭室、儲藏室、洗澡室及陽台，一樓有小會議室、機要人員辦公室及寢室，屋底下挖了防空洞。沈醉在他的歪書裡，形容該屋「豪華奢侈」。活見他的大頭鬼。不過這幢房子樓上樓下全部裝了紗門窗。在當時這些小鐵絲紗布是從香港進口的。因為窗子是向外開的，用的紗料頗多。重慶多霧，小鐵紗易生鏽，每年都要換，尤以戴所住的幾處都要裝，確是一筆可觀的開支。沈醉主管帳目，看支出想當然耳。這些房子後來由於中美合作，接待美國人不能太寒酸，曾稍

事裝潢，這是不得已的花費，但也算不上「豪華奢侈」。至於戴笠自己衣著簡樸，吃也簡單。他從不接受邀宴，卻常請客，幾乎每天中餐、晚餐他家都請人吃飯。不過只能擺一桌。一大冷盆六個大碗，一次上足，才讓客人入席，其中必備的菜是大蒜泥白切肉，女客都不敢下箸。喝的是茅台、白蘭地、啤酒。有一次有五個調離的同事回公館敘舊，廚司汪貴甫留吃午飯，可是沒有酒。我逕自到儲藏室拿了茅台、白蘭地及啤酒。次晨總務戴善斌知道了，特別跑來警衛室責備我，不應該拿啤酒。稱只剩四五瓶，萬一老闆請客人喝啤酒，不夠了怎麼辦，打電話到香港添購也得兩天後才拿得到。旁邊有人吼他：「你兇什麼？有種進去報告呀！」他真的去報告戴笠。我被叫進去臭罵了一頓。上午的紀念週會上，戴笠就借題發揮說：「徐主任說我公館開支太多，天哪。我只一張嘴，其餘二十五人吃的喝的都算在我身上，這公平嗎？譬如昨天徐文衍拿了很多酒招待朋友，這帳恐怕也會算在我頭上，這件事督察室應查一下，弄清事實。」下午督察主任劉培初查問我，只好和盤托出，這時候許多同事都為我耽心，不知會受何種處分

，可是後來竟沒下文！這是戴笠待部屬的寬厚處。

抗戰時期物資缺乏，人人束緊腰帶，而戴笠因有八輛轎車而遭人非議。其實，稍為深入分析，會覺不算多，原因有六：一、戴笠是要人、忙人，應有備用車。二、他每天有很多神秘客來訪，在重慶須要用車。三、特務工作有特別需要。四、隨時要派專人參與特勤活動，須有輛像樣車子才可跟著要人車隊行進。五、他經常把車子借給權貴使用，表示他是有辦法的人。六、有一部車的前後車牌可在行駛中隨時翻轉號碼，以作非常之用，因為我的舅父為其座車司機，所以我才知道這個秘密。戴笠坐車愛坐司機旁，側背車門面向方向盤。後面兩個警衛與他三人必須同時很快上下車。外人無法窺知誰是戴笠。出遠門時，他愛坐十輪卡，並與司機同座。為他開車的何阿毛有個習慣，開車前要喝二三兩白乾會開更穩。戴笠知道後說：「何喝的酒由總務供給。」因為戴笠鼻子沒有嗅覺，聞不到酒臭。有時還故意問何阿毛：「喝了沒有？」。

兩件趣事虛驚一場

在重慶戴府，發生過兩件趣事。其一，是某日晨他發現馬桶裡有血跡，令賈金南召來技術人員檢驗，確定為人血。折騰了老半天。女工毛阿妹才吐露真相；原來因格於禁婚令，使她無法與戴善斌結婚，結果有了，正在打胎，剛才用了馬桶，留下了血跡。其二、曾家岩公館地下正在挖防空洞，因使用炸藥過猛震得他沒法辦公

，於是放下公文手稿跑到樓下看究竟。再回辦公室發現手稿竟不翼而飛，他把賈金南叫來，遍尋無著，坐沙發上生氣。並要賈找技術人員前來查驗。賈金南撇開他辦公桌的玻璃板時，戴笠笑著說：「不要找了」，要賈把玻璃與木板翻過來。那件用毛筆寫的手稿，原來正粘在上面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。

中外文史叢書 壯遊八十年

現已出版 歡迎訂購

陳廣沅教授著 定價平裝450元 精裝500元

本書為旅美學人前國立東南大學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。要目有：唐山、上海交大生活。留學美國準備一年。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。回國後大學教學生活。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。赴美爭取鐵路器材。聯總救濟工作。行政院救總工作。回憶民航空運隊。避難香江十年。晚年在美教書奇聞。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全書陸佰叁拾頁。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肆佰伍拾元。精裝本台幣伍佰元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二聖文書局帳戶。